

張大千傳

(四三)

——三多之年

民國四十九年農曆八月下旬，張大千巨荷圖在巴黎盛大展出，立即引起國際藝壇的注意。目睹整個籌備和創作過程的王之一，並未親往巴黎，體驗兩幅巨荷在展覽場的懾人氣勢和觀者如雲的盛況。但只消聽大千述說巨荷創作過程照片所受到的重視，就是他辛勤攝影的最大安慰。大千說：

「你照的這些照片在巴黎深得名畫家常玉的贊許；他是最早留學法國的西畫家，有中國馬蒂斯的稱號。」

大千一再強調常玉在巴黎藝壇的崇高地位，和他那古怪的性情後，告訴之一：

「這次編印巨荷的圖錄，完全由他設計。他特別稱贊你的照片每張都把握住繪畫過程的精神，所以才將全部編入目錄內；常玉難得讚揚別人的作品，你要

引以為榮。」

大千新作巨荷圖在巴黎展出前，也收到巴西聖保羅雙年展的參展邀請，因此巴黎展覽告一段落，未待舉辦歐洲巡迴展，就寄到聖保羅展場的摩登大廈。

這次，攝影機不離手的之一總算躬逢其盛，從開箱到展出，又是拍照，又是記述：

「〈巨荷圖〉已空運到達，打開裝箱，展開一看，如此大幅六條通屏，每條寬兩米，長三米，拼起來就有三米高，十二米寬。展覽會場沒有這麼大的地方可以掛。館長立即下令在三樓扶梯正面，漏夜建立一座大招（疑照字誤）壁，才將〈巨荷圖〉展出，當然也是全會場中最大的一幅作品，吸引了很多觀眾。」（註一）（圖一）



／王家誠

巴黎巨荷展揭幕之後，大千就回到了八德園，上述聖保羅展則是陽曆十二月間的事，而這次停留在巴西埋首創作的時間，長達四個月之久，直到壬寅開年初五，他才驛馬星動，起身前往巴黎。

重陽登高，是件大事，八德園中雖無高山，但靈池旁邊的「孤松頂」、五亭湖上的躑躅嶼，也聊供登眺賦詩和懷鄉憶舊。

他的〈辛丑重九登高〉，正好發抒那思鄉懷人的複雜心境：

「已忘流徙托蓬蒿，自詭空虛若可逃。客有能來如對菊（謂長寧梁仲樂），兒看歲長羅題糕（羅羅、登登二子新買山場從事農圃）。偶逢勝日須教醉，獨立危巒尚覺豪，轉愛異邦乖節物，杜鵑花發耀林皋。（南）美重九，正當我國二春，杜鵑花開。」

辛丑九日，摩詰山園登高賦此詩並寫。大千老人爰年六十有二矣。」（註二）

由於南美和中土節令上的差異，此地菊花早在農曆三月便已開放。

他曾一語雙關地賦：

「南山山色有塵埃，那得東籬擇地栽，花到夷方無晚節，看人顏色四時開。」——題畫菊

他在題註中寫：

「此邦四時有菊，寫此慨然。」（註三）

遺憾的是花開無節，可憐的卻是那些仰人鼻息，看人顏色行事的投機者；難得的是知心好友前來，使他有賞菊的欣慰。

詩注中的「羅羅、登登」，當是大千對保羅（心一）、心澄（張約）的暱稱；兒子年齡漸長，希望能自立門戶，前述保羅開養雞場的計畫既遭否決，買山場



圖一 張大千〈巨荷圖〉在聖保羅雙年展的盛況

開農圃，可能是大千對二子的安撫和考驗。

農曆十月十五日，大千作巨幅〈山水〉；一說即〈青城山全景〉，是用他的新牛毛皴畫成，加上不同層次的水墨烘染，除屋角外，很少用線條勾勒，他對這幅作品極為滿意，便題贈盟弟目寒：

「……此幅宋人有其雄奇，無其溫潤，元人有其氣韻，無其博大，明清以來勿論矣。

聞斯言者莫不莞爾而笑，愕然而驚；因書以寄吾二弟目寒。目寒知吾畫最深，定不以阿兄爲老詩也。辛丑十月十五日爰，三巴八德園。」（註四）

多年來雯波隨他到處奔波，照顧他的起居，畫畫時磨墨，服侍他筆硯揮灑，大千對她愈加憐愛，有時在詩中贊美她的嬌艷。

園裡垂枝桃怒放，大千詩中故意拿雯波逗趣：

「花如人面柳如腰，老眼昏濛不易描；笑語山妻卿莫妒，容予相對坐終朝。」（註五）

有時找出在敦煌所臨小幅壁畫，作爲送給雯波的禮物：

「樵漠高窟晚唐壁畫（香供養天女）。辛丑十一月檢付雯波，大千居士爰。」——香供養天女（註六）

猶記民國四十五年秋，大千在巴黎羅浮宮展出得意近作三十幅，備受輿論好評後，唯恐他人想要收藏，見人便說：

「這三十幅畫，早已是屬於我太太的私房了，你問她肯不肯出售？」接著他又補充一句：

「這恐怕是我身後唯一留給她的遺產了。」

當時年僅二十七、八的雯波，嬌嗔地回道：

「你不要亂說！」那情景大千至今記憶還新（註七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接出楊浣青、段聰聰祖孫二人後，大千算是放下一樁重大心願，無愧於善子在天之靈。但另外一件使他啼笑皆非的事，和一件令他悲痛的噩耗，卻先後傳到八德園來。

遠在民國四十年，成都民警和街道主任找上了楊宛君，要她獻出爲大千保管的二百六十幅，花近三年時間和無數黃金所臨樵的敦煌壁畫。

大千臨行曾經關照宛君：

「妳如果生活困難，可以賣掉一部分。」

「我寧可餓死，也不賣。」宛君當時堅定地答。

當她去信給大千，說明了民警和街道主任的意思，大千深知拒捐的後果，只得故作輕鬆地回信：

「四川潮濕，不易保管，交出去保管也好。」

民國四十四年，元配曾慶蓉，又將她保管的敦煌壁畫標本百餘幅，壁畫白描鑄版四十件，外加大千印章八十枚，交由四川省博物館開立收據保存。大千聞訊，自然能諒解曾夫人的處境和處理的方式。

那知事過十年，人民政府周恩來總理，突然召見宛君，關懷她的生活，要求宛君：

「有時間給大千寫寫信，把他爭取回來吧！回來觀光也好。」並親切地垂詢：

「妳捐獻了敦煌畫，政府給妳什麼獎勵沒有？」

宛君表示沒有，並說她可以自食其力時，周恩來轉頭吩咐秘書長負責辦理。

不久，文化部通知宛君，獎勵四萬元人民幣；二萬元分給大千家屬，二萬元留給張大千作回大陸的旅費。

給家屬的二萬元中，宛君分到五千元，大千因為始終沒有回去，兩萬元的獎金，遂不了了之。

更令他遺憾的是曾慶蓉連應分到的獎金尚未拿到，就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了人世。

《張大千全傳》作者李永翹寫：

「曾正蓉（李文稱慶蓉為正蓉）在成都病逝時，身後蕭條，時國家兩萬元獎金尚未發下，由四川省文化廳撥款三百元安葬。」（註八）

大千對曾慶蓉逝世的悲痛，從民國七十一年，和曾夫人生女心慶的一通越洋電話中表現出來。

曾夫人的獨生女心慶，由於無法到台灣，只好申請到美國卡密爾保羅家探親，以冀已八十四高齡的老父由台北到美國相會。結果盼來的是雲波；表示大千有病，不宜長途飛行，請她代表他來看心慶。心慶只好以長途電話慰問老父。

心慶：「爸爸，好些年沒有見你了，爸爸身體可好？我很想你。」

大千：「妳說話聲音大一點，我聽見妳的聲音，就好像四十年前，聽見妳娘的聲音。妳娘是阿婆給我接的媳婦，我實在和她沒有感情，生前沒有很好相處，死後連棺木都沒有買一副，爲了彌補我心底的痛苦與內疚，特別把妳接到美國來走一趟，十一（按，心慶排行十一），妳恨爸爸嗎？」

心慶：「爸爸，我是多麼的想見

你，卻見不著你，爸爸，我永遠愛你。」

心慶描寫：

「此時，電話裡，只聽見我們父女的抽泣聲……」（註九）

辛丑年農曆除夕，大千案上的畫筆並未閒著，巡視園中景物，最主要的景點五亭湖（又稱八功德池），修建幾近全部完成。一眼望去，躑躅嶼高處的分寒亭前後，古木蒼蒼，彷彿天然的半島，湖心亭四周的杜鵑，枝葉茂密，紅白殘花猶存；使大千想起深秋盛放的景象。連接躑躅嶼與湖心亭，以及湖心亭至夕照亭畔的橋樑，曲折有致，極饒古意。用翠堤、拱橋隔開的外湖，予人一種延綿不盡的感覺。園外的摩詰山，則成了造園學上的「借景」，形成一個完美無缺的世外桃源。

大千拈筆作〈摩詰山園八功德池〉；「八功德池」，取佛家語「八功德水」的意思，他在畫上題：

「辛丑除夕，寫山園八功德池，越六日為明年元月五日，又有歐洲之行，大千居士爰並記。」（註十）

大千辛丑除夕所畫八功德池（五亭湖），僅見年譜記述，未見到畫或複製品。另有一幅圖說指為大千所繪〈五亭湖全景〉圖，在數種畫冊和書籍中均有刊出，唯圖中名款、年款、題識均付闕如，所繪五亭湖設施和景觀則使人一目

瞭然（圖二）。

△ △ △ △

綜觀民國五十一年（壬寅）間，大千的景況，可謂病多、觀景賞花的時間多、畫得也多的「三多之年」。



圖二 大千所繪〈五亭湖全景〉圖

農曆正月初五（陽曆二月九日），大千偕雯波飛往巴黎。

當大千置身費曼爾小姐所開設的「大觀園」中國餐廳時，發現牆上掛的除了他的一些作品，多了幅畢卡索畫的「草上刀螂」（按刀螂可能指螳螂），筆法用色很接近齊白石的路子。

費曼爾是我國旅法聲樂家，認大千為義兄，他叫她「費么妹」。費女表示，有次畢卡索前來用餐，見牆上所掛張大千畫，連餐具都印有大千的小品，相詢之下，知道她是大千的義妹，畢卡索不但說起大千往訪和贈毛筆的往事，並主動贈畫給她。

大千把畢氏新作看了又看，評說：

「六年後我看到這幅畫，我不敢說，比起六年前在畢卡索家看到他學的中國畫進步，我卻感覺到已經更有中國畫的神韻。我一向說不懂西畫，但我認為畫無論中西，都是點線構成的，不要說畢卡索亂畫，我們學畫的人，由他幾筆線條，就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功力。」大千總結：

「儘管有人批評畢卡索的標新立異，但藝術貴創造，他要有深厚的造詣，才能創新！」（註十一）

這次巴黎之行，大千在郭有守家停留並沒太久，就偕雯波飛往橫濱，醫療臂痛。

有些資料記載，他在有守家中談及家鄉近況，一面擺龍門陣，一面揮灑成巨幅〈青城山全景〉；恐怕是後來有人對大千在台談話誤解所致。按大千〈青城山通景〉四屏，作於當年秋天，地點是八德園。其時郭有守自巴黎到訪，停留一個多月；許多作品都在老友談笑間揮灑而成。第二年春天，大千更在八德園中拈毫重題此畫；繪製和重題，都不在巴黎。

大千到日本時已是農曆二月，橫濱偕樂園中梅花盛放，他對園裡梅林中能不雜一樹櫻花，很感滿意，在〈壬寅春重寓橫濱矶子海岸偕樂園〉詩中寫：

「隔歲重來別有情，花花葉葉競相迎；老夫愛尚與人異，萬卉中無一本櫻。」（註十二）

前曾引錄的〈偕樂園題壁〉絕句，也作於此際：

「飽飲酸香又一回，年年何事苦相猜；從今不用要盟誓。開了梅花我便來。」（同註十二）

大千到日本，無論賞花、吃、住和旅遊，總有人作陪。全程陪伴的除雯波外，就是年輕貌美的山田小姐。幾位開餐館的四川鄉友，負責滿足這位偏愛川菜美食家的口腹之欲；莊禹靈提供美味佳餚外，更兼為他導遊名勝和攝影。中

華民國駐橫濱領事館的丁策（經章）還怕冷落了這位中共極力爭取的大師，自動約請幾位駐日記者作陪遊的「義工」；如《新聞天地》駐日代表，大千舊識樂恕人、《香港時報》特派員盧冠群，以及到日本不久的《中央日報》特派員黃天才等，大千的某些少為人知的生活趣聞，也由他們傳播報導開來。

遠在民國二十三年左右相識於北平的同鄉樂恕人，於〈張大千趣談〉中記：

「某天午後，筆者和好友經東京專程去拜會大千先生，他約著出遊附近名勝，然後回到『偕樂園』吃晚餐，嚐嚐他親手以中國口味烹調的牛肉火鍋。」

出園時，大千先生左右分別有夫人和山田小姐隨侍在側。他忽然想起忘了帶手杖，連聲問道：

『我的「手棍兒」呢？』

這時他的太座以一種酸溜溜的語調，用標準成都口音自言自語地說：

『唉呀！你已經一邊有一根「手棍兒」，還要「手棍兒」來做啥子？』（註十二）

愛梅成痴的大千，不以偕樂園觀梅爲足，這次邀約幾位名記者出遊和晚餐，是特意前往東京賢崇寺賞重台複瓣的梅花。

賢崇寺，古代名藩主鍋島墓前，遊

客一向疎疎落落，這次賞梅前來的，可能只有他們一行；無常世事，使大千頗爲感慨；吟詩一首：

「世門百尺簷崇階，昔日名藩安在哉，繞遍南枝斜日斂，更無好事一人來。」詩後附識：

「日本梅花大多江路野梅耳，花甚小，獨此數株，重台複瓣，大于酒盞，與江南無異，予簪一枝入市，群相驚訝曰，八重櫻開何早也。」（註十四）

梅花，是我國國花，竟被日人看成了櫻花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；大千續吟一首，引經據典地把日人奚落一番：

「如此風標絕世無，認桃辨杏忍相誣，從君去作櫻花看，信是胡兒只識酥。」（註十五）

民國三十八、九年至四十幾年，張大千每到台灣，總有高官、藝術界大老、畫商，乃至親交、弟子，環繞在他四周，一般記者想要採訪他，並非易事。不意到了日本，記者被邀作陪遊的「義工」，有時還受到大千親自下廚，或在川菜館盛宴招待。剛從台灣調派日本的黃天才就有這種感覺。

在隨大千移民巴西的攝影記者王之一、樂恕人、盧冠群等記者群中，黃天才是在這年的春夏之交，才單獨陪大千夫婦和山田到上野公園不忍池觀賞荷花。

首先他驚訝地發現大千特殊的賞荷習慣；要在天亮前，露水未乾的時候賞荷，才能同時聞到荷香。

其次，他在憶述文中，細述山田小姐的身世、和大千結緣的經過，以及雲波、大千、山田間相處之道，使人對山田在大千東瀛之旅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有較深的瞭解。

最早報導山田和大千韻事的，是王之一在《大成》月刊上的連載，黃天才則後來居上。此外，大千晚年深居台北外雙溪時期，在日本的許多事務多藉重黃天才代理和協助。黃氏所著《五百年來一大千》，被指為：

「……是作者就他和大千居士長期交往之所見所聞，對居士表達六十餘年的藝術生涯，尤其是後半生藝術活動及海外生活等，所作的一部翔實而生動的記錄。」

△ △ △ △ △

這次日本之旅，除了雲波所說的「一邊一個『手棍兒』」全程陪伴照顧之外，以經營「重慶飯店」的橫濱僑領李海天和莊禹靈對他的招呼照顧最為周到。

李海天是位藝術收藏家，雅嗜大千書畫，不僅收藏無數，而且全屬真蹟，他也不吝於將珍藏公諸於眾，重慶飯店

中，懸掛的畫是大千得意之作；即使大千絕筆名作〈廬山圖〉卷，原來也是海天重慶飯店訂作的，只因張群不願老友最後的巨作流於海外，主張把〈廬山圖〉交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，作為國人的永久紀念。

大千由春至夏的養病期間，李海天經常到偕樂園中，陪他談天說地，討論古今名作。有時伴他採購畫材、奇石異卉，準備帶回八德園中；提供美食佳餚，更不在話下。從大千農曆五月離日前為海天所作四尺高、近八尺寬的巨幅山水〈李謫仙詩意圖〉和題款看來，可體會出大千內心的感激。

「峨眉山月半輪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，曉發清溪向三峽，思君不見下滄洲。」

壬寅自春徂夏，養疴橫濱偕樂園中，與海天仁兄無日不聚。頃者臂痛新癒，海天索畫以爲三月以來談讌紀念。爲拈君家謫仙詩意，欣然命筆，還乞法教。張大千爰。（註十六）

上年農曆五月，大千在郎靜山、莊禹靈兩位攝影家陪同下，暢遊本州中部仙台灣內的松島。兩百六十多個小島組成的松島，是名符其實的青松國度，農曆祭灶後一日，他才在摩詰山園中作〈松島漫遊〉以應禹靈之索。



圖三 日本三絕景之一松島攝影

今年春分（國曆三月二十一日，農曆二月中旬），禹靈邀約，再遊松島外，續遊「天橋立」和「宮島」；一次完成「日本三絕」之旅的壯舉。

松島景色，變化多端，島島相望，是座天然的海上公園，大千再遊詩中，把它比作造物餘興，以蒼松奇石疊成一個個玲瓏剔透的盆栽（圖二）。

「天橋立」奇景，位於本州西北部的日本海東岸成相山一帶，並非一般所見的天橋。

海上，橫亙著一條經千萬年所積成的砂石堤岸；不下十餘里的天然長堤，上面長滿了蟠曲如龍的蒼松。被中分的海水，天水相連，廣闊無際。真正欣賞「天橋立」奇景，要先登上西北方成相山的觀景台，彎下腰來從自己胯下仰望，



圖四 大千畫驚險萬狀的暴風中「天橋立」—〈松聲雷鳴〉

十里松堤像條虹形天橋直向天邊。大千在《天橋立》詩中寫：

「十里松如龍曲蟠，中分二水接天寬，不堪名勝同名將，一例教從胯下看。」詩後附註：

「俯首胯下仰而觀之，爲一奇觀。」（註十七）

胯下觀龍之外，大千一行繼而步上長堤，等於是騎在蒼龍的脊背上。半途巾風聲獵獵，暴雨從天而降，剎時間天昏地暗，吹得大千身不由己被風挾持而行，驚險萬狀。風雨中的大千，詩思泉湧，賦《天橋立遇暴風雨》一首：

「不辨風聲與水聲，冷然挾我逐風行，婆娑十萬龍蟠樹，一一春雷起壑鳴。」（註十八）

直待回到偕樂園，他才以大潑墨手法，寫出天昏地暗，風聲、雨聲、松聲翻騰嘶吼的景象，並把原詩更易數字，題寫於《松聲雷鳴》圖上（圖四）。

文註：

- 一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四六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八。
- 三、《張大千詩詞集》頁四一五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二一九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一〇。
- 五、《張大千詩詞集》頁四一四。
- 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二三〇。

七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二一九。

八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二〇及四二三註三四、六。

九、《典藏》期一—三頁五八〈我的父親張大千〉張心慶撰文，巴東提供。

十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二一。

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六頁六七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四八。

十二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四六。

十三、《張大千傳奇》頁一〇三。

十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四七〈壬寅春與冠群恕人天才同游江戶賢崇寺賞鍋島墓前梅〉。

十五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一六。

十六、詩見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三

一、畫見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六九。

十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四三。

十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四四。

圖註：

一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四七。

二、《雲山潑墨——張大千》頁六八。

三、《放眼世界》冊七頁一一六（局部），錦繡出版社。

四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三三。

